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四

即四

歷代禪師語錄後集

鎮州普化和尚

師事盤山密受記荊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

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每振一鐸曰明頭來

明頭打暗頭來時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

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

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

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

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

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虔州處微禪師

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
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
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
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金州操禪師

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
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
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
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
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朗州古堤和尚

師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
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
性仰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
處得此三昧來仰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焉

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瀉山的子麼仰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仰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仰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

即四

二

師初叅瀉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秘魔巖和尚

師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

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瀉山靈祐禪師

合醬次問仰山這箇用多少鹽水仰曰某甲不會不欲祇對師云却是老僧會仰云不知

用多少鹽水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却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即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

即四

三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云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

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因資國來叅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太粗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

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餽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道吾山宗智禪師

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即四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便休去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

曰十里大王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穀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墨巖禪師

師少出家於石門叅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麼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任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

即四

五

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若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

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師一日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學人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洞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

百巖明哲禪師

卽四

六

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二上座甚麼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即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翠微無學禪師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

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亦一任
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
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孝義性空禪師

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
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
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青天白日有迷路
人丁云莫要指示麼師便打丁云莫瞎却人
眼好師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麼過

仙天禪師

僧叅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
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症却即閒苦死
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
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
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

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
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
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
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
麼限雲掩耳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馬頰本空禪師

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
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契
話徃徃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

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
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
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欣然去
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徃
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

生行脚眼

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即四

本生禪師

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闇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石室善道禪師

師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所

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龍潭崇信禪師

初悟和尚居天王寺師家於寺巷其家賣餅師日以十餅饋之天王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

即四

九

何返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問焉天王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天王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天王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

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天王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天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睦州道明尊宿

師曰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

座主叅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

即四

十

問僧近離甚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問僧正云講得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

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唯識論師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

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柱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問僧何處來云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

卽四

十一

僧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麼處去僧云不知師

云脫空妄語漢

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

陞座云首座呢答云在寺主呢答云在維那呢答云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柱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巳

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

僧叅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

對

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兩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蚌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

即

三

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沙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烏石靈觀禪師

師尋常局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雪峰至敲門師曰誰峰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麼峰云來咱老鶴師便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大隨法真禪師

師妙齡夙悟徧叅知識次至大瀉會下數載
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行瀉深器之一
日問曰閤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
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瀉曰何不道如何
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瀉口瀉歎曰子真得其

斯四

十三

髓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
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
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僧問如何是大隋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

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
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靈樹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
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靈雲志勤禪師

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
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
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
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
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
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
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
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新興嚴陽尊者

師初叅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
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

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杭州多福和尚

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即四

十四

益州西睦和尚

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

石梯和尚

師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

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繆爲吾侍者

末山尼了然禪師

師因灌溪間和尚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叅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

即四

十五

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團頭三年

金華俱胝和尚

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

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後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龍豎一指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師下禪牀打四藤條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香嚴智閑禪師

師參潞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

如四

十六

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文字從頭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潞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

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瀉山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

即四

十七

禪未夢見在師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曾別喚沙彌仰乃報瀉山曰且喜開師弟會祖師禪也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怎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徑山洪謹禪師

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曰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真

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
於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未審和尚親道
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
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
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曰爲報白
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倫
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
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
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
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

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
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
師曰禾熟不臨場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
何石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石霜

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
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
果任汝結果

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
短師曰蟻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
似石霜石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石霜
如何是長石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
曰雙陸盤中不喝彩

定山神英禪師

師因枰樹省和尚行脚時叅問不落數量請

即四

丈

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省曰圓珠三
寂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省拂袖便
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省住後示
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
不同小小

京兆七師米和尚

師叅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老宿曰千年桃核

王敬初常侍

公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

即四

十九

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咬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箸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四

音釋

茗 田聊切 泐 歷德切 萃 秦醉切 檉 布眉切
師街切 石解切 秦醉切 似鶴好水
刈除草也 音衫 音 音